

學不厭教不倦的哲人吳康先生

鄭彥棻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十九日，廣東平遠吳康敬軒先生卒於台北市三軍總醫院。哲人其萎，曷勝痛悼！

敬軒先生的道德學問文章，是大家所景仰的。他不僅是一個學貫中外國際知名的學者，也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哲學家、教育家、著作家。

我和敬軒先生的晉接，已超過五十多年了。我們之間有多重的關係，可說是亦師亦友。首先是師生關係：

當民國十一年秋，他擔任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文史部教授時，我是該校數理化部的學生，雖沒有直接上他的課，但曾聽過他在本校大禮堂的學術演講。彷彿記得他常常戴帽，穿一雙半統靴，拿着一把雨傘，一付讀書人清秀的面容，那時他不過是二十幾歲的一個青年學者。十二年十一月 國父明令將高師、法專、農專三校合併成立廣東大學，翌年暑假前我畢業，校長鄒魯海濱先生留我在母校附屬小學做訓育主任，其時敬軒先生受聘為廣東大學文科學長，文科設有教育學系，我就抽暇在大學文科選修教育課程，這樣，我就成爲他領導下的學生了。

其次，便是同學的關係：民國十四年廣東大學成立海外部，選派學生十一人、教授一人赴法國深造，敬軒先生是以教授資格被派的。因此，在留法這一階段中，我和他又算得是同學了。

此外，還有一段同事的關係：二十四年夏，我應鄒校長海濱電召，辭掉國際聯盟秘書處的職務，由日內瓦回廣州，就任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兼院長，敬軒先生那時是文學院院長，見面的時候較多，領教當然不少，對他更為敬慕。回憶當年奉派留法的十二人中，除已逝世的以及大陸淪陷，二十多年來完全沒有音訊，存亡莫卜的之外，同來台灣的只有我和敬軒先生二人而已。如今先生走完他的人生旅程，撒手西歸，怎能不令我心愈增傷感！

當我留歐期間，初到里昂，後到巴黎，最後在日內瓦國聯服務，敬軒先生留法六年，始終在巴黎。因此，我們見面的時間雖然不多，僅在巴黎時間有接觸，但我對他敬佩之忱，與日俱增。我發現他的法文，進步特速，而且對拉丁文和

吳康先生在家寫作時之神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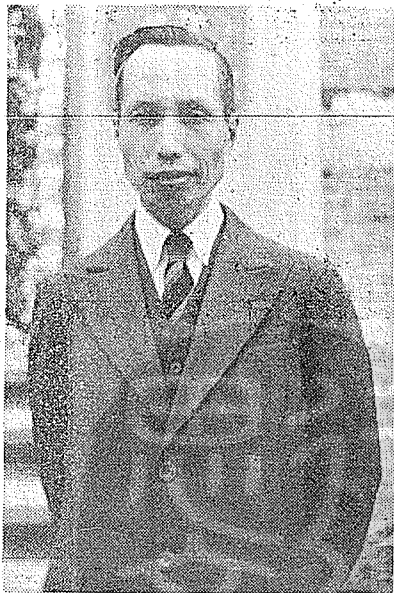
德文，也有相當修養，至於中英文根底，他也比我好，這是使我很佩服的。當我每次訪候他時，見他的寓所，經常堆滿書籍，而且手不釋卷，可見他治學之勤。我又從他的北大同期同學中，知道他在校時一心向學，絕不分心外騖，和許多留法同學所說及他的情形，完全一樣，因此他在學術上的成就，超越常人，這不是偶然可以倖致的啊！

先生在四十年來台定居以前，曾三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長，並一度兼研究院院長。又創辦國學專科學校、中華文化學院（其後改稱文化大學）。來台後久任台大教授，並連任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，真可說是一位終身從事高等教育，作育人才，學不厭而誨人不倦的教育家了。先生的及門弟子很多，確是桃李滿天下，不獨在中國，即在法國和捷克、比利時等地，亦大不乏人。及門者當中，任職樞要及蜚聲社會的很多。聞先生之喪，多痛哭流涕，可知春風化雨，感人之深。

去年先生八十壽辰，由親友同學發起商請台灣商務及正中、華國三家書局出版先生全集八厚冊，總計超過一千萬言，為平生心血的結晶。計包括哲學大綱等共二十餘種，新知舊學，涵養深沉，雖詳徵博引，而要言不煩，對古今中外學術思想，提要鉤玄，嘉惠士林至鉅。至於文筆的優美雅正，縱橫颯發，猶其餘事，實在也可作文學作品來讀。

敬軒先生既著作等身，其學術思想及治學精神，非這篇紀念性的短文，所能備述。僅就我所見到的，略述數點：

(一)愛國精神和對於三民主義的篤信 敬軒先生是中國傳統型的儒生，雖從不參加實際政治，但他的確是一個熱愛民族、富有國家觀念，正如先哲張橫渠所謂「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往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」的讀書人。他底著作中許多序跋文字，都以脫稿時或出版時，國家所發生的大事作爲標誌，表示他出版日期和國家民族的關係。例如：在「康德哲學簡編」於四十三年三月出版時，他在後記裏寫着：「一屆國民大會二次大會，正在台北開會」，又「近代西洋哲學要論」的跋語，附記：「時爲革命先烈紀念及青年節之次日。」類此的標記頗多。又如



吳康教授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長時留影。

當九一八事變後，他在巴黎參與旅法華僑抗日後援大會時，當場流涕飲泣，不能仰視，都是愛國真情的流露。此外反共精神，亦足證明他的愛國心。在「宋明理學」一書的後序裏說「丁茲赤燄燎天，羅刹肆虐，炎黃赤胄，不絕如縷。宜迹前賢之瑰行，以挽民族之危亡，復我河山，保其文化，則理學先賢捨身救國之偉大模範，尤足爲此日反攻大陸愛國志士之激揚蹈厲者也！」從學術說到救國，他真是一個熱愛

民族文化的思想家。

至於他對三民主義的篤信，則以「建設三民主義的文化，爲我們復興民族建設新中國的最高目的，及行爲所實現的終極理想。」（語見「康德哲學簡編」後序），敬軒先生由於服膺三民主義，自是一個國父孫先生的忠實信徒，故對於國父恢復我國倫理道德的主張以及總統 蔣公倡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，

商量舊學培養新知
奧旨精文探玄扶微
人智日新天行力健
逝者如斯不敢不勉

錫園主人題



四十七年秋月

五十七年春月重書

吳康先生遺墨之（一）

學不厭教不倦的哲人吳康先生

都認爲乃係國家社會的大本所在，他自己更以此奉爲圭臬，身體力行。他每年都定時率領家人祭拜祖先，且在祖先神位兩旁，自提對聯，書好貼上，吳夫人會記得他於臥病前最近一次所提的聯：「莊敬自強立國之本，王師北伐還我河山」是以 蔣公莊敬自強的訓示作爲主題的。他一心一德信賴 蔣公是救國救民的民族導師，備極崇敬。因此去年 蔣公逝世時，家人便把報紙和電視的消息都封鎖了，不讓他病中傷感。到後來他知道了，果然痛哭流涕不已。他念念不忘光復大陸河山，故常常拿陸放翁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」的詩句，勉勵家人。於此等處，在在都表露出他的愛國精神。



。影合人家東房與時黎巴學留（左）生先康吳

(一)治學精神 敬軒先生是一個純潔的書生，專精的學者，我們可以孔子自述的話：「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」來形容他。我願意趁追思吳先生的機會告訴青年學子，要大家知道我中國有了這樣一個畢生研究學術、不慕榮利、而希望藉此以提高我們民族文化的哲人，而今天這個對哲學和人文學有高度成就的名人，可說已經克盡他的任務以去，但他底立德、立言一定是永垂不朽的。

敬軒先生學貫中西，他既在法國巴黎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，復曾赴德、英兩國研究兩年，探討歐西古代哲學思想，又曾應聘赴捷克及比利時講授中國古代史。因此尤長於對中西思想學術的比較研究。他底全集所論列的古今中外哲學名家，其中重要的淵源派別，差不多都敘述到了。他自謂「敘述宋元明理學各家學說，有取證於西洋哲學之處，務求稱物平施，不爲影響附會之談。」他的確能貫通中西學術之所長，以造成他自己的學問。在「柏格森哲學」跋語中，他說：「吾人嘗揭棄人道觀念，爲思想之中心，以道德、知識、藝術爲治學之壇宇，以求善求真求美，爲成功之目的，以明德統衆善之大全，以知天爲盡心之終極。以此最高理念爲治學運思之標準。」這些

惠子多方載五車仲尼商學到
聞君欲爲天下屠龍手要談人
間百圖書

此民國拾壹年偶寓南夏日雜錄百二十條
百字少半荒蕪、情中生非動、忘天連成近
赤赤百張向夜如何余波未散景放去者此不
可而惜我未有方與未艾者、我思是境至彼
如時無止古如起矣

錫園主人言

民國四十九年夏

吳康先生遺墨之(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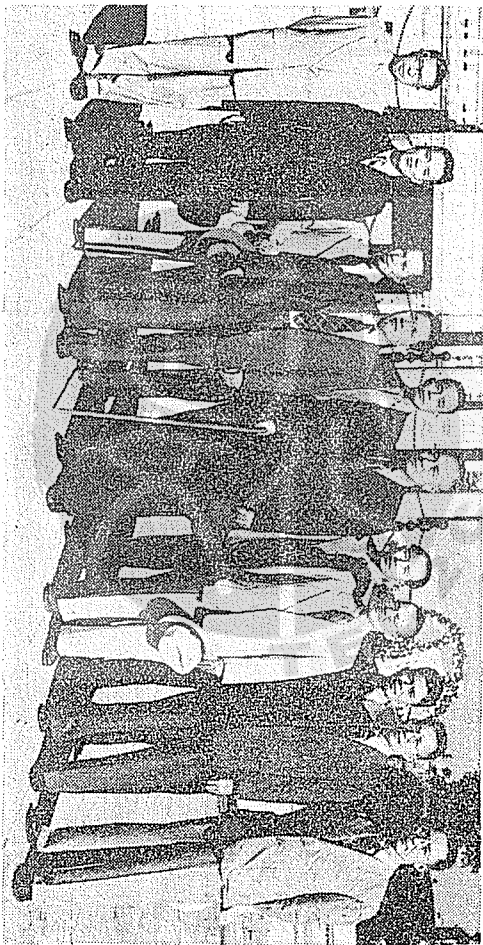
學不厭教不倦的哲人吳康先生

話充分代表他的治學精神，值得青年同學們所取徑。

(三)對傳統文化的見解 敬軒先生是五四時代(民九)的北大畢業生，畢業時他的學問已有相當成就了，當時有許多鼓吹新思想的雜誌刊物，他也在這些刊物上發表過一些論著，贊同中國輸入西方的新文化，但他的思想並非一面倒，和當時流行的風氣頗有不同。

當時知識界的風氣趨新厭舊，提出「儘量西化」的論調。而且頗多「非孔」及反儒家傳統的思想傾向，有人喊「隻手打孔家店」，「把孔子這塊招牌取下來，捶碎燒去。」並認孔道不合現代生活，尊孔、祭孔，毫無理由。進一步於是有人反對讀經，批評所謂「喫人的禮教」，他們認為必須全盤接受西方文明，才符合「新思潮的意義」。他們又以爲要接受西化，就得全盤接受，沒有選擇和折衷的餘地。

敬軒先生對中西文化的態度則不然，他務爲持平不偏之論，其爲人溫和敦厚，謹守中庸之道。他認定凡對人生與文化所有的真正價值，必須尊重，並希望經由教育學術，使人類身心，可達到和諧的發展和進步。(參吳著：論中華文化)。他曾說：「盛德大業如孔子蘇公(指蘇格拉底)，其旨趣固有所在。(按指人生哲學言)」並謂「『允矣君子，展也大成』，惟孔蘇二聖，足以當之無愧」。他又說：「仁德之涵覆無外，即孔學之流澤，布護人類於無窮。」(孔孟荀哲學跋語)他這些話，絕不像五四時代的一些「時髦青年」，想以蘇格拉底來壓倒孔夫子。他以爲中華文化與近代歐美科學文明，可並肩比美，同爲人道史中不朽的盛業；但中國必須兼取世界他種文明(包括歐美科學文明)，以構成一綜合體的文化。(所有中



後學大化文察視（者杖手持中）驛家長部朱部育教年七十三國民
。影留墓烈先岡花黃謁回（人三第起左）長校康吳倍

學不厭教不倦的哲人吳康先生

國文化優點，必須予以保存，發揮光大。）因而他對今後復興中華文化及中西文化的匯流，具體地指出三點：(一)探討舊文明，(二)輸入新學藝，(三)創造新文化。我以為他的這種看法，是值得倡導的。

(四)教育理論和教育精神 敬軒先生為哲學家，為世所共知，其著述論評，亦以哲學為主。其實他也是一個教育理論家，並能將理論見諸實踐的教育工作者。他有關教育思想的譯著頗多，有人文教育哲學概論、中世及近世教育史及法國中等教育等書，都富有價值。他擔任教授及院長數十年，並在抗戰期間，於民國三十一年在粵北坪石創辦「中華文化學院」，並担任院長，以再造文明復興民族為任務，立「文行忠信」為校訓。其間因戰事影響，學院迭經流離遷播，備嘗艱苦，而先生之志，未嘗稍餒。迨抗戰勝利，復員廣州，於三十六年改為「中華文法學院」，三十八年復增設理工學院，成立「文化大學」，先生仍任校長，并揭其旨趣曰：「研究本國學術，輸入歐美學藝，建設新中國文化」。對於施教之方，則曰：「崇道德，(一)、淬礪身心，二、尊崇仁義，三、砥礪名節，(二)旨在求善；研學術(一)、研究科學，二、陶冶藝術，三、講求體育，(三)；廣智慧(一)、訓練邏輯，二、啟發理性，三、探究天人，(三)旨在求真求美」。希望藉此可完成再造文明、復興民族之偉大使命，他老先生真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，他的教育理想和實踐精神是值得崇敬的！關於敬軒先生畢生從事教育的過程，上面已經論列，茲不詳述了。

(五)浩然正氣大義凜然 敬軒先生平生學不厭、教不倦，終日孜孜，以樂育青年為務，謙厚冲和，與人無忤。奸詐之輩，往往以為其謹愿可欺，殊不知其外圓而內方，正氣磅礴，實具有「三軍可奪帥而匹夫不

可奪志」的偉大氣概。嘗聆其夫人李漱六教授談及：當抗日戰事初起時，有同鄉張某常來訪談，言辭閃爍。敬軒先生於其去後對夫人云：此人貌忠厚而實奸詐，須慎防之。其後張某之漢奸面目果然暴露，且惡意敬軒先生出任僑粵省教育廳長。先生既嚴詞拒絕，且逐而出之。又當毛共匪幫渡江南犯，廣州陷危，敬軒先生即派員前往香港籌設文化大學之香港分校，決定義不帝秦。時有門人姚某受了共匪蠱惑，迭次造訪。並謂「老師一向未嘗參與政治，共黨對學術界前輩亦極尊重，可不必他往，仍然繼續留穗辦學」云云。先生知其思想謬誤，不可救藥。於是不予理會，亦未告以行期，悄然離穗。其後不久，姚某已遭匪殺害，誠足爲投機取巧寡廉鮮恥之鑑。而先生之凜然大義，所謂「板蕩識忠貞」者，皆可於此等處見其梗概了。

敬軒先生對於寫作自傳一事，不感興趣，更不肯把自己生平治學、治事的成就，炫于人前，他充分保持着我國傳統讀書人的態度。僅曾於民國五十五年秋，他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講學時，一次在留港文化大學校友的宴會中，被堅請難却之下，作過一回簡短的自述，且謙稱爲「生活瑣憶報告」，他這篇報告的大意是：『第一、治學——我性本好文學，尤喜沈博絕麗之文，四部之書，研摩誦習。自期欲於五年之內，盡讀中國之書，謂古今萬有，人倫物理，咸可求之於是。繼治西學，習經行諸語，文字領域擴大，新知異論，廣漠無邊，舊日荒誕之情，祇堪識者一笑。夙耽名理，誦讀經傳諸子，九流之學，文理在中。繼治西方哲學，自希臘以下，迄於近代，尤愛讀笛卡兒、斯賓諾沙、洛克、休謨、康德、黑格爾之書，思維分析，窮極幽渺，湛思討論，發爲篇章，以冀掇納西哲之文，返闡中土先賢奧義。所謂比較研究，以求進步，蓋此物此志也。第二、思想——生平治學，早歲受中國傳統薰陶，繼治西學，新知挹注，乃以人

道爲中心，以科學爲工器，磋磨浸潤，產生新業，構成人道思想，所謂人文主義，復加以現代知識系統，名之曰新人文主義。其內容是道德、知識和藝術，此三要素相互通貫，沖融交會，於以產生理想的自我；集合此等理想的自我，以構成未來極進步之大同社會。第三、辦學——孔子有修己安人之訓，莊生有內聖外王之說，遠慕前修，近加砥礪。生平致力學術研究，庶幾修己內聖之功，辦學從事教育，亦符安人外王之想。以淡泊明志之心，行任重道遠之業。竊願繼續往迹，盛德日新，以求實現「復興民族，再造文明」之最高理想。」敬軒先生在報告詞後，還繫以一首小詩曰：

難憑錦瑟記華年，重到香江月正圓；莫忘綢繆天下計，倚樓再讀大同篇。

敬軒先生這篇簡短自述，不但表現了他的思想的深沈邃密，使人景佩，而且文辭茂美，鏗鏘可誦，足見其文學造詣。尤可敬者，則其立身行道，仁以爲己任的匡時報國情懷，實堪作爲一般讀書人的最好楷模，亦不愧爲一個學不厭、教不倦的當代哲人。

（選自中外雜誌廿卷一期六十五年七月號）